

# 看，这个 丑陋的中国人

—柏杨



K825.6  
169  
97092

陈漱渝 主编



看，这个  
丑陋的中国人  
柏杨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---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看,这个丑陋的中国人/陈漱渝选编. - 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 1997

ISBN 7-106-01246-7

I . 看… II . 陈… III . 柏杨 - 生平事迹 IV 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16009 号

---

版式设计:王巍

看,这个丑陋的中国人

——柏杨

陈漱渝 选编

---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北三环东路 22 号)

株洲县人民印刷厂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8 插页 16

字数 340 千字

印数 30000 册

1997 年 9 月第一版 199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---

ISBN7-106-01246-7/I·0141

定价:29.80 元

日本作家黄文雄  
先生曾引用一句谚语，  
说我是一个看过地狱  
回来的人，他指的是七  
十年代台湾恐怖时期  
我几乎被政府枪决。实  
际上我不仅看过，而是  
我一生几乎全在地狱，  
眼泪远超过欢笑 ……

——柏杨



柏杨近照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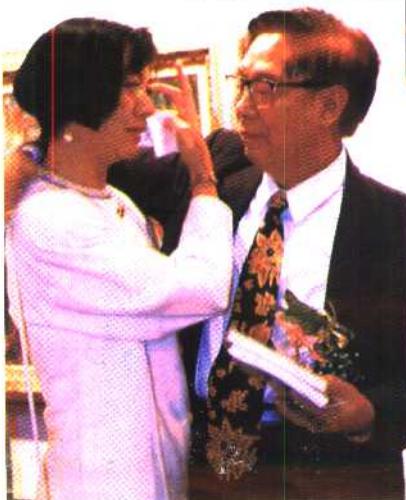
柏杨、香华台北家居，熊熊猫作伴。(1997)



柏杨切下生日（也是入狱日）蛋糕，香华在旁协助，鼓掌者为主持人王荣文（台湾远流出版社社长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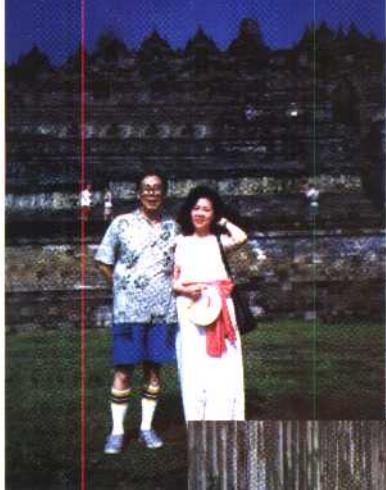
柏杨已成了祖父。后左次子垣垣，后右长子城城，前右长媳刘丽凤怀抱孙儿中中。



柏杨义女刘元旭特由旧金山专程返台，听到大家纷纷报告柏杨所受苦难，不由痛哭，柏杨也感叹唏嘘。



1984年，柏杨夫妇摄于美国爱荷华公园溪畔，背后一水之隔，即是各国作家所住的五月花大厦。



1991年，柏杨夫妇摄于印尼雅加达郊区佛教古堡。



1990年，柏杨（右）、香华（中）、纽约大学教授唐德刚（左），在花莲原住民部落，穿原住民衣帽留影。



1993年，柏杨与分别四十五年、于1949年北京赠银十四元的老友徐天祥，在北京重逢。



柏杨夫妇与柏杨百泉初中同窗朱光弼分别四十年后，于1992年在北京重逢

柏杨软禁的当年(1976)，佳佳在友人罗祖光陪同下，到火烧岛探父。左为罗祖光，右立白发枯瘦老人即柏杨。





王安石逝世九百周年，国立中央图书馆展出《柏杨版资治通鉴》手稿，柏杨夫妇与展览组  
长张锦郎合影（1984）

1987年3月7日，  
香港电台邀柏杨主  
持颁奖。香港政府  
广播处处长张敏仪  
(中立白衣者)致赠  
“香港人眼中的柏  
杨”红色横长条  
幅



柏杨出示国立阳明大学所赠金牌，  
向校长(左一)及  
学务长周碧瑟(右  
一)致谢（1995）



柏杨与台湾民俗学者林衡道对谈（1996）

马来西亚华人  
张四妹（又称穿山甲人），于十年  
后重来台北，拜访柏杨，柏杨大  
为高兴。



柏杨与日本作家黄文雄在台北合影，同步出版中日文柏杨访问录（1994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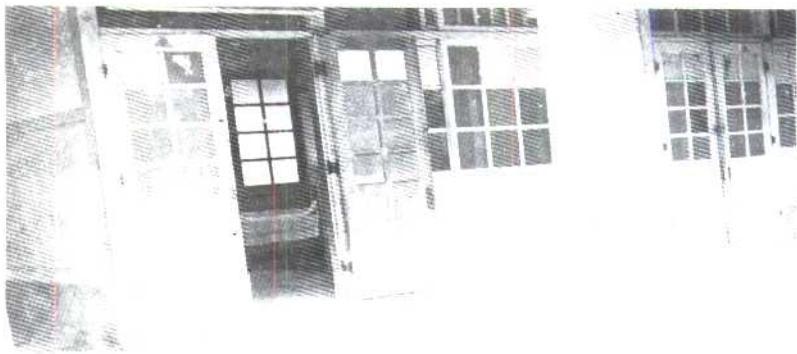
来宾蒋纬国代表老哥蒋经国致歉，与柏杨握手。中立者为远客陆坚。



1995年1月，在《经营大台湾》版税捐赠仪式上，柏杨应邀致词。后座(右)为李登辉，(左)为研究院院长李远哲。



柏杨出狱二十周年纪念  
(1997·4·1)，台北市副市长陈师孟赠柏杨纪念品祝福。



柏杨于1950年第一次被捕前住此小屋（屏东楚专教员宿舍）。十年后，重返原地，窑破屋空，依稀去时，孤影徘徊，摄影而返，从此永别



把柏杨从上海带到台湾的老长官战下团团长吴文义及夫人李英杰



柏杨被捕，受害最深的一位朋友，就是孙建章。图为孙建章和他的夫人王学男



柏杨入狱后，孙观汉在美百般营救无效后，把柏杨写给他们夫妇的诗稿起来装框，拿在手中，坐在家门台阶前，欲哭无泪



图为“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绿岛指挥部”草坪广场，大官莅临时所乘直升机即降落于此。巨石上刻字“勿忘在莒”用以提醒所有在此被软禁的政治犯不要忘记蒋氏父子对人民的迫害！

图为“国防部绿岛感训监狱”围墙，另一侧是“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绿岛指挥部”，所谓“隔壁手段”的“壁”，就是指这一段围墙。很多政治犯虽坐牢期满，但仍被送到“隔壁”软禁，比无期徒刑还要可怕。



从绿岛监狱囚房外望，但见上有铁丝网的围墙，囚窗全用钢筋水泥，比“铁窗”更为坚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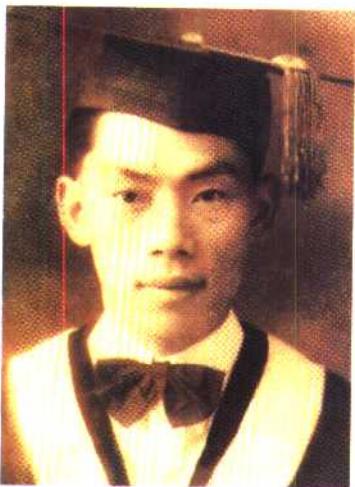
柏杨回到当年押房，遵导演吩咐，身靠墙壁，坐上当年原地。右为便池，也洗澡、洗衣、洗碗。红色不是牡丹花，而是水桶。



柏杨重返绿岛监狱，与香华在“二区”铁门前摄影。围观官兵屏声静息，有人低声说：“他是烈士！”



柏杨在狱中所穿的囚裤，上有他的囚号 297。



1946年，柏杨历尽千辛万苦，作弊作伪，总算熬到大学毕业。毕业典礼后第一件事，就是飞到照像馆，摄下这张学士照，担心化成泡影。



1954年3月，柏杨第一次赴金门，与当时任上校团长的同乡郭连城（右），及任空军上尉的尹天成合影。尹天成旋即逝世，郭连城晋升中将，退休后，于1995年逝世。

1995年，柏杨与老作家苏雪林（中）及剧作家李曼瑰（右）在台湾阿里山合影。后来，李曼瑰逝世，而苏雪林迄今已一百零一岁，仍很健康。



柏杨来台湾后第一张照片，领身份证之用



这个中国人丑陋吗?  
—港台刊物的封面人物柏杨

## 只缘身在此山中（代序）

张香华

他的风貌一直在变，我不断地发现他无数个另一面。

在陌生的场合中，每当有人发现我就是柏杨的妻子时，总会惊愕地打量我。甚至，有人更直率地问我说：柏杨的人是不是跟他的笔一样的锋利？这类的话我被问过太多遍了，每一次我的心中都会兴起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感觉。这种感觉分析出来有几分有趣，也有几分好笑。因为，我想起了遇见柏杨前后，他给我的种种印象。

前些时，一位从前我教过的学生从远地写信来告诉我，当年我在课堂上讲到泼辣文章时，曾向她们介绍过柏杨。回想起来，当时，从未谋面的柏杨给我的印象是：文笔恣纵，外表嬉笑怒骂，而内心愤世嫉俗，想象中他是一个怒目金刚型的人物。那个时候，我生活的天地很小，教书生涯，除了课本之外，就是学生，其余一点点空闲时间，我徜徉在诗歌音乐的云天雾地里，和